

卷明本

剡源戴先生文集

剡源戴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集部

重刻剡源文集叙

余自垂髫時游澤宮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為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藁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為司業時嘗叙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前輩為

文其命意構辭必有準繩不苟馳騁以術
竒巧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
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
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
太學之舊嗚呼先生舉宋咸淳進士未幾
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時江南
搜訪人才使者如織先生名傾一時而竟
不之及晚乃強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即棄

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晉陶元亮辭為
彭澤宰而日娛於詩酒千載而下非有精
詣之士孰能知其解哉余嘗謂淵明非詩
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
文自不得不工者此所以為難及也余故
因刻既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
萬曆辛巳春仲四明剡溪後裔戴洵謹叙

刻刻源先生集小引

刻源先生集集宋刻源戴先生作也先生生
淳祐中以舍生高等登進士乙科累教授建
康臨安而雅好山水間一濡毫搗藻為古文
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聲秬林
然先生輒又敝帚視之故非以此獵人世名
者至世之升沉晦顯倏忽變態之當其前一
視如飛霞飄風歸于烏有也以故趙孟頫黃
文獻諸公一稱先生為江南夫子一樂道先

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紀載先生高標逸韻
如丹霄紫霞中人不啻古所稱田子方魯連
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旣澹如又不喜標揭為
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于我

明宋潛溪氏為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訪遺編
得先生之文于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
之顧于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
于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
家並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焉語有

之日月之光匪燿火雨露之澤匪桔槔所從來遠也先生歿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為

明天子侍從之臣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敦行古誼以身率先士自勝冠以上爭自修飭以期無負司成公教而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叨受知遇謬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文而因知司成公所以有今日者其樹德發祥蓋有本歟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為之引顧

安能為先生志萬一而思寢司成公命輒拜
手僭引其端云

萬曆辛巳仲秋

賜進士出身迪功佐郎南京國子監助教後學
東吳周汝礪頓首拜書

元史本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
竒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中入太學以三
舍法陞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
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
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
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蘼而辭骯骯弊已甚慨然
以振起斯文為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
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
潔化陳腐為神竒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
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
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楠之文其

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
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
世常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

上聞遣使訪于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郵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偕以爲體偶儷以爲竒醜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彙括聲律孳孳爲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標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

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之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恣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于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于家初先生旣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即濯然自異又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

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者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于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余自束髮時耳先進言即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爲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誠然矣誠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染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即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先生全也嗟夫先生之文矯訛翻淺宗旨道原明體發微矩式才彥若大車行途而險者易者弗能舍也若利器宜用而大者小者弗能外也若布帛菽粟資民生活而千百世弗能越也乃今遡先生之沒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在當時秘重著作不妄與人以

故修文之士罕有常誦終鮮流布也與哉噫非然也文之上
下隨乎時時之取舍存乎人人之輕重由乎世世之崇尚係
乎好尚不以好而世之重者輕矣世固攸重而人之取者舍
矣人不知取而時之上者下矣先生起家宋咸淳進士未幾
而元胡當王明賢淪喪則時非熙隆之時世非熙隆之世而
人非禮重文學之人知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歸
先生耳他何能尚可俾世流布也耶此先生甘心窮約屢遷
居止爲避地計而終不肯以文字獵名人間其先生不得已
之意乎至我

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
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
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膳人錄之卷或散于衰

微或壞于水火往往好尚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閱之輒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持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續即手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落尚繁然後之人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焉則先生之詩教可無限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携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庶幾後之學者知四明文獻有如先生而軌範文章不獨韓蘇諸大家爾矣因爲之序以識始末云

萬曆元祀歲在癸酉夏孟四明後學華東周儀羽可甫書于巴渝之官舍

自謂示猶原亦公西長蓋四册然學海東原初不刊其

為文所以藉端末云

其間又得內亦書主而神筆文章不似神積弱大案爾天

其間又得內亦書主而神筆文章不似神積弱大案爾天

其間又得內亦書主而神筆文章不似神積弱大案爾天

其間又得內亦書主而神筆文章不似神積弱大案爾天

其間又得內亦書主而神筆文章不似神積弱大案爾天

其間又得內亦書主而神筆文章不似神積弱大案爾天

其間又得內亦書主而神筆文章不似神積弱大案爾天

其間又得內亦書主而神筆文章不似神積弱大案爾天

其間又得內亦書主而神筆文章不似神積弱大案爾天

戴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瑯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為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卽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已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旣而以恩轉文林卽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

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
徒賣文以活老稚艱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
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
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
畢卽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
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
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
云

剡源戴先生文集目錄

元史本傳

剡源先生自序

卷之一

記

仁壽殿記

奉化州學興築記

和靖書院記

美化書院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銀峰義塾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奉川驛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臨池亭記

寒光亭記

耿氏時思亭記

喬木亭記

紫芝亭記

卷之二

記

遺安堂記

秀野堂記

清華堂記

質野堂記

愛蓮堂記

廣心堂記

居清堂記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水心雲意樓記

困學齋記

清容齋記

養心齋記

學古齋記

愛日齋記

謙益齋記

卷之三

記

清峙軒記

容膝軒記

餘軒記

省軒記

清茂軒記

恕軒記

蒼翠樓記

充安閣記

松風閣記

拂雲閣記

潛窩記

壽樂行窩記

芷屋記

擬晉山房記

卷之四

記

陶莊記

董可伯隱居記

玉林記

蕺隱記

冰谷記

文溪記

西村記

秋山記

中枝山墓記

丹泉墓記

唐畫西域圖記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寶陀山所見記

損菴記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順寧菴記

西原菴記

卷之五

記

會稽唐氏墓記

敷山記

戴氏剡源張村塋記

小方門戴氏居塋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天壽報本寺記

法華寺興造記

卷之六

記

杭州祐聖觀記

婺源羊鬪嶺施水菴記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邢州秀野堂記

徐氏報恩閣記

此樂堂記

冰雪相看之居記

晚香堂記

先天觀記

虛室記

卷之七

序

春秋法度編序

通解寤辨序

讀易蠱測序

左氏窺班序

干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汴略序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左氏蒙求序

伍典蒙求序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奇童烈女寶鑑序

程宗旦詩編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尚書小傳序

天原發微序

先天圖義序

老子原旨序

王伯善農書序

禮部韻語序

齊東野語序

卷之八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仇仁近詩序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方使君詩序

桐江詩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張仲實文編序

趙君理遺文序

陳無逸詩序

李時可詩序

胡天放詩序

張君信詩序

張仲實詩序

白廷玉詩序

陳季淵詩序

卷之九

序

湯子文詩序

陳晦父詩序

洪潛甫詩序

許長卿詩序

李元凱詩序

董叔輝詩序

趙生詩序

國南仲詩後序

長汀和漁歌序

朱伊叟詩序

劉仲寬詩序

方端叟詩序

吳僧密古師詩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魁師詩序

珣上人刪詩序

目録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景游樂府編序

王德玉樂府倡荅小序

卷之十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秣陵翁氏譜序

李氏族譜後序

臧氏家集序

褒中雜詠圖詩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牡丹讌席詩序

八月十六日張園翫月詩序

北山小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遊南岩詩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遊蘭亭詩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王敬叔詩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恒莊詩序

千峰酬倡序

陸孟孫字士宗序

袁鈞字德衡序

史景正字序

陳處度字序

王一初名字序

曹仲達字序

袁氏子字說序

史昭父字序

王仲昭字說序

卷之十二

序

陳公輔字序

陳養直字序

陳同與其弟周字序

字三友序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陳氏三子字序

趙氏二子字序

曹氏四子字序

唐氏十子字序

凌氏二子字序

朱使君七子字序

張訓之字序

道上人字逢原序

陸原章字序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卷之十三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送高虎臣序

送趙生遊吳序

送賈敏求序

送貢九萬詩序

送孔明遠序

送唐君儒序

送王子慶序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送方中全北行序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送葉茂叔之淮安序

卷之十四

序

送鄧善之序

送貢仲章序

送曹士弘序

送吳州判還番場詩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老甘秀才序

送宋吾省序

贈曹子貞編修序

贈黃彥實序

贈龔子敬序

贈相士歐陽生序

贈談星者謝生序

送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朱尉開伯求塋親費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送謝仲潛序

卷之十五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曹君墓誌銘

吳君墓誌銘

楊氏考妣墓誌銘

游縣丞墓誌銘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游鄉貢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單君範墓誌銘

趙君理墓誌銘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墓誌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康濟甫墓誌銘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樓府君墓誌銘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張允甫墓誌銘

李思宣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徐使君墓表

五山陳公墓表

徐耕道遷葬碣

周府君碣

卷之十八

題

題繆氏族譜

題新刊袁氏孝經說後

題徐可興詩卷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題寶葉頁

題蔣孝詩卷後

題董彥醇詩後

題趙考成遺事後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題坡書歐陽公鴨鵝圖

題蜀蘇氏族譜後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藏朱文公遺墨

題貫休畫羅漢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題秦景山遺稿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題趙幾仲詩編後

題畫二則

題盧鴻草堂圖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題畫卷

題十一子像

題胡瓌報塵圖

跋劉文節公帖

題溫上人心經

書張浮休柳行錄後

題毒安柴君自畫所作書後

題孫常州摘藁

題趙郎中詩卷

題湯仲友詩卷

題史和旨詩卷

題萬竹王君詩後

題蕭子西詩卷後

題王氏寓菴遺藁

題袁通父詞卷

題京兆劉侯事後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題周氏先世書帖

卷之十九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題明皇聽樂圖

題洪崖圖

題怪木疎篁

題石鼓攷

題蘇氏三帖

題李端叔帖

題趙侍郎誥

題渡江諸賢帖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題王初寮家帖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題茅生刻字後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題陳強甫樂府

題陰符經後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題唐師善談乘

題沂州先賢攷

題雪竇行紀後

題李常鄉試稿

題陳提學講義後

題徐山長講義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卷之二十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瀛溪二程謚議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跋吳侯二蜂說

瓶城軒銘

周氏彝軒銘

昉軒銘

朱漆印匣銘

復心齋銘

遜齋銘

寸屋銘

君子軒銘

奉化州庠小學箴

袁氏字箴

真贊二首

仇仁近真贊

鮮于君真贊

周義烏真贊

徐仲彬真贊

單吉甫判官真贊

韓仲友真贊

任仲端題真

蟾上人真贊

東坡雨行圖贊

蘭石贊

畫鬼戲贊

畫龍贊

千戶高君行述

東平趙氏述

奉化知州于伯顏去思碑

王氏子葬述

卷之二十一

賦

可竹軒賦

耕寬堂賦

寄安齋賦

一大菴賦

竹坡圖賦

縮軒賦

喜友堂賦

息齋賦

靜軒賦

容容齋賦

胡麻賦

蠅虎賦

碧桃花賦

觀魚賦

卷之二十二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讀吳起傳

讀孫武傳

孫臏附傳

伍子胥列傳

孔子弟子傳

蘇秦傳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剪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范雎列傳

樂毅列傳

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列傳

伯夷叔齊列傳

孔子弟子傳總論

商鞅傳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卷之二十三

雜著

讀國語

讀孔叢子

續蔡氏獨斷

辨孔壁傳

佩韋辨

參夸二氏誠

猫議

祭文

衆祭徐子方永晉文

祭張復山長文

祭趙丞文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祭告榆林廟文

祭張村千厨舉山神文

遷奉祠堂文

信學謁先聖文

先儒祠文

鄉賢祠文

土地文

中丁遷先賢祠文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卷之二十四

書啓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趙氏婚啓

回孫氏婚啓

回徐氏婚啓

范氏婚啓

舒氏婚啓

回弋陽趙教授啓

通燕右丞啓

通蘇教授啓

回凌德庸諸公啓

回舒子燕送鵞酒啓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疏

觀民閣營造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萬戶府靳提控求仕疏

趙道人北遊疏

翁舜咨疏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鄧君疏

城隍廟修造疏

傳

二歌者傳

劄子

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說

漁說

諭

蜜諭

卷之二十五

講義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子與人歌而善

一章

孟之反不伐

一章

子以四教

一章

故至誠無息

一章

德不孤

一章

謙尊而光

一章

菁菁者莪

四章

仲弓為季氏宰

一章

觚不觚

一章

回也其庶乎

一章

子罕言利

一章

祭如在

一章

卷之二十六

講義

子路人告之

一章

曲禮曰毋不敬

一章

天在山中大畜

一節

天宮冢宰以九

一條

說命惟學遜志

一條

子路使子羔為

一章

中庸其至矣乎

久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良冶之子 一章

善人為邦百年 一章

伯夷叔齊不念 一章

後生可畏 一章

滄浪之水清兮 一章

惻隱之心仁也 一章

卷之二十七

古詩五言

四十五首

排律

十六首

卷之二十八

古詩七言

六十四首

卷之二十九

律詩五言

九十九首

律詩七言

四十九首

卷之三十

律詩七言

五十九首

絕句五言

目錄
二首

五雜組

絕句七言

八十八首

目錄畢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一

卷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仁壽殿記

代阮侯

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丁濟以書諭於同知總管
府事阮麟翁曰願有所述麟翁曰嘗學詩而竊聞詩之說曰
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本乎天爲之子者本乎父母
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之至也而有報物莫壽乎天天之壽
不待物願之而壽也然而孰不願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
苟可以願者無不至矣此報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
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鳧鷖既醉周至于文武成康而仁其
民至矣其民如天如父母以懷之懷之不已則咏歌之咏歌

之不巳則相與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之道也然獨至于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之燕樂天保之歸美則疑若君私仁其臣臣私壽其君而民無所與乂而知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即周之親賢中外諸臣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臣采諸其民而獻之即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而欲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洪惟

皇元繼宋御宇奄有諸夏橐弓偃鉞而天下戢其威蠲征緩獄而天下頌其平維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陛故詔書每下斥鹵之毗岩穴之叟投繯植耒驩喜出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麟翁及濟適于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麟翁佐治宣城濟實為附屬迨麟翁

之來復相際接誠嘉其廉明肅給之材而出之以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于詩人之所稱說今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尺符寸箒而斯宮鼎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麟翁安敢不發揚而褒侈之乎若夫作爲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天子仁聲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麟翁願竊有俟焉至元壬辰秋七月望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爲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毀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益衰上下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爲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猶爲縣也

廟學棟宇幾爲兵廢。襄賁丁公濟來爲尹，興之縣既升爲州，相距不十年而垣籬不修，衛防曠空，荆蕪被之，蹊隧生焉。某郡王公某來爲守，悵然嘆曰：茲非吾職乎？即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板莪，均丈仞，章逢樂輸，胥徒驩從，不累旬，百堵齊立。于是增繪象，施蔽帷，鼓篋之堂，嵩呼之殿，風雩之亭，童衿之舍，缺完，仆興，罅補，茅塞闕，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憇有適，瞻展有敬，重扁穹屏，修衢清浸，于于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燕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惠，余自齟齬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鉅公，無慮百數，皆修衣冠，隆閎闊，歲時燕毛，序坐談古今，又近文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孩穉輩立聽不倦，歸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日也。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賞

格慈愛教督如子弟及以事相見酬答如客于時風淳氣厚
上下情義周洽與前所稱古俗殊爲未遠顧學然眉顏亦復
蒼皓猶幸及身爲賢侯之氓狎見廟學之興而咏歌德化之
成良可自慶因爲撫實記載如右而併綴所聞見一二以勵
吾黨亦務謹重修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大德五年歲在
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公之
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爲程門高弟艱關載而南
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越人慕而祠之也宜元貞丙申
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詣門下而言曰越雖山州
而多儒先故實屬時興文郡國有名賢者許即祠建塾徽朱

文公以蒞仕嚴戴處士王右軍以隱居皆自教典有如肅公
生依死藏于越乃祠而不塾非闕歟前使者河南狄公嘗草
創籌度不果就惟公圖公聞之興曰豈不在我即屬其事學
官學官以聞于提舉學事以諭于郡若宣慰使以上於省府
報下如請先是議易地于龍瑞宮之傍以爲址黃冠師世業
也不便曹南公與郡侯忽哥兒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今卜北
山寒南日鑄東樵風逕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即肅公之墓岡
溪縈環墟聚綿密越之名跡秦皇酒甕射的玉筍陽明洞天
之屬一一在目咸曰蔚乎佳哉議既定里士亦發藻洎弟震
以地之比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產猶有所礙則郡侯通議
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而址始完乃以大德丁酉季春起工訖
明年戊戌仲秋日纔五百有奇鋤荒起廢而成祭室講堂藏

修之廬庵逼之舍凡爲楹一百有六十祭器昔所無有而新
冶銅陶土劖竹木製之者爲事九十四通塾之址及田土之
隸于塾者爲畝二伯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
士不知所出塾成扁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始
末余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盡善者必人與時相值而始
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于其社在禮謂
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以爲先聖先師
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于隣肅公之賢其在越也謂之當
祭于社謂之當爲儒祖苟立學而求其故謂之當爲國之先
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久而無人爲之有爲之矣而不
能成迨至于今始值曹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廉
勁知大體郡侯通議公亦由閩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慈

愛官師偕孚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王君庭槐是爲北岳右丞公謀孫皆非偶然之故也君子嘉其事之成而爲越人喜也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爲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剏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大猷以名大夫太傅喬公行簡以材宰相相與極力鼓動絢飾穿碑鉅榜隆棟宏址美化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于天下膾炙于縉紳常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燬及之悉化而爲蒿萊燼礫問其本末則已無有

道之者元貞二年秋九月四明陳君天益始被綏綬來爲山
長於是事屬平定前蒞是官者薄其地迂廩瘠往往託故不
至禮殿六楹孤立風雨中肖象弗建奠謁靡寄饗糴祭器若
其他供養居止之須種種匱乏君曰是欲誰諉耶即易瓦補
塞修甃室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祠屹門闕翼廟廡秩豆籩
諸事既以略備乃率先置養士田十五畝繼而詢荒覈耗經
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頃六十四畝由是春秋之祭費
取焉朔望之膳具取焉師長職員之稍給取焉月有書季有
考雍雍于于雲興谷應巖居之叟塗行之子嗟呼嘆詫以爲
不圖荒涼契濶矣而復有歌舞雩觀矍相之圃之感也惟講
書之堂以役重未就大德元年冬十二月廉副使拜降公僉
事完顏公臨其地嘉前事之有緒而欲雄其成也以屬邑主

淮安翟侯翟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臺門新宮垣至明年十月而堂竟成完顏實始大書美化書院額亦書其堂曰美化堂於戲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處視秦漢郡縣鄉聚之所隸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有學美化復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庠庠而塾學不加多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人事之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人用鄉舉里選秦漢以兵以賞以吏至擇經術生猶多本齊魯法之益衰始有科舉今此事且止士庶幾返本趨實而令宰如翟侯師儒如陳君適皆能效職于下知體要急名教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于上將見人人闕散黨正不暇書家家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匝于寰區王風盪乎無垠而美化爲之兆矣遂相帥礮石聘文願著興作

之始以貽永久余不得辭因次第而爲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爲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徙多僑居焉濟南辛侯幼安居址闕地最勝洪內翰所爲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旣名聞四方而徽國朱文公諸賢實來稼軒相從游甚厚於是鴛湖東興象麓西起學者隱然視是邦爲洙泗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久蕪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巳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閱籍則其址爲官地明年乃議創築精舍以居生徒纔成夫子燕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陽李陽雷初至遂始竟堂寢齋廉門臺諸役成而扁其額曰廣信書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爲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

稼軒而棟宇頽敝已甚又五年北譙朱侯霽至展謁見之作
而曰茲復誰諉乎即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初書
院之爲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鋪綴不支風雨及整
頓完損迄成堅廈講廬齋房儲倉膳庖會朋之序休客之次
通明之牖備禮之噐於昔所有必補凡今所無必具植都門
繚周墻甃文逕余嘗以暇過趙君岡巒回環榆柳掩鬱長湖
寶帶橫其前重閔華表翼其後心甚羨之問水堰曰是中可
種萬頭魚今以蓄洩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跡舊植栢
千株今增之成林也問桑園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釣今表而
出之也問湖上門曰是舊塗自西循湖南東來今始復也問
新井曰是舊鑿今得諸涯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問地
廣袤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爲營卒所侵吾請于

官得復而萬戶府又約束之使無擾也問士役多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賴郡侯捐俸倡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尚幾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辛侯別置小學作一亭名倚晴以眺靈山諸峰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盪鷗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于事未係輕重識者以是覘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又廢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爲乎若趙君以一癯儒領空塾能成賢守意興重役其才志彌不可及謹爲摭實登載本末於右以勸來者

銀峰義塾記

銀峰義塾者饒德興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峰饒之勝處余

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爲遊觀憇舍而藏書
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之義矣初文夫
之先有以長者稱于鄉嘗求聚遠樓詩于蘇學士文忠文忠
褒贈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
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
爲通儒名大夫是爲思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
居家註感興詩及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于世思
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于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文
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
削而成軌性復高爽不動于勢利進取兢兢然惟恐墜思齋
基構是懼而銀峰之塾興馬塾既興不遠重江復嶺介友人
橐底以謁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

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于文夫則不止于是按塾之名起于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四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爲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爲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于門側之室爲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于饒爲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于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冊琴瑟興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僕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聞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竒英博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况銀峰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達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爲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

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剡源戴表元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司馬溫文正公居洛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爲中原純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謙靜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邵堯夫二程夫子蘇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而其獨樂園者藪然在諸豪貴間幾不可比數人以公故亦屢喜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棖綉戶文軒暢轂弦歌鍾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爲承衍之娛者舉一轉而爲荒蕪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蟿野兔之往來吊勞窮寂而已而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童婦女道及洛陽故實則誦司馬公之德不衰夫一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逾

人雖爲相居位之日淺被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能
得人之歎慕若是然耶大德丙午歲余遇衛君用于信州幕
府君用洛陽人問其故曰洛陽之事則旣然矣抑獨樂園亦
不得爲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顧吾家自高曾大
父以來世世知讀司馬公之書且知慕公之爲人今驅馳北
南髮漸種種洛陽之俗猶爲近朴欲以其地爲祠塾仍榜曰
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日更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諸
生之稍食庶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戲茲非司馬公之
遺風休澤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位
君用清勤謹恪知體要敦雅實是真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
龍門嵩少而來言獨樂之役將見堂廡告成深衣釋菜重席
養老使洛中之人長者興慈幼者知孝雍雍于于復還盛時

舊規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爲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爲縣時官治嘗面之以臨民出政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愜縣志以爲賢宰史侯彌鞏之所規構有正堂琴堂蘭堂諸目相去八九十年仍之以兵革棟宇毀廢縣亦升改爲州乃稍別築聽事退食之居而控惚久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搏浮費乘餘力創後堂四十楹然後會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思深有憇且復置元幕于宿營左挺公廩于吏舍右戒石之隙蔭之古槐門臺之表飛以麗譙至于秦淮一河油油洋洋與山趨迎絕爲州境佳處則新亭俯焉耄倪士庶來游來觀驚嗟嘆惜誇未嘗有侯因民之樂既率長佐舉酒樂之總衆

後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曰吾爲吾州求無慙吾中山且不
忘史侯舊名也噫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懼不厭不懼不
能稱作事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郭侯之顧名思義
希賢勵志宛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明人
於余爲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踵台輔能自立不附麗卒以學
行政業著稱于時郭侯治溧水廉而知體慈而守法蓋與史
侯異代同道盍斲石爲州民紀之俾勿壞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且暮之憂以爲千載之計可以謂之
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脫畎畝就
祿州縣間視簿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窮雖有多能鮮
有所作爲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輒相顧有滿色又暇責

其餘哉惟戶曹在諸掾中職最優責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
有才者居焉往往擅一府政凡始調于吏部率得之夫其若
是宜可以行志而樂于名高之人乘其少事又置之若不屑
然曰吾不過爲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焉而無愧事焉而求
有成自古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
充吾身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愿而文方盛年已能崛然
取天子科第爲當塗戶曹之次蓋以餘力大治其學六年而
後至官至則蕪聲颺馳讞議川決前後部使者郡太守驚其
能屬委叢疊君晝坐議舍理案牘夜歸繙讀書傳其說以爲
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遠儒將融操異以適于世用
是旣蛻去州縣之拘勞而復無樂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
用心宏待已尊而期澤物也急卓乎有可稱已垂去以故

事當題名而舊石久已溢顧瞻慨嘆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爲
續立石而遣使徵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
文奇字載于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
傳而久者則不賴于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
也性叔旣身勉之且推此以勵後之人使官學于斯者皆能
內不慚于心外不慚于政上不慚于君下不慚于民近不慚
于朋友遠不慚于簡書雖微此石千載之下固將聞其風而
慕焉而况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今石蓋自授君代者施
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

浙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爲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之海益
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其爲縣曰奉化

奉化苞山根江而掖海其形望於明州雖最高而土壤峭瘠
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之捨水而欲東與東人之辭陸
而欲西至者皆失其便故濱浙之塗通置船官騎廐而奉化
無有余攷地誌奉化在秦漢前蓋介于百粵甌閩之交當先
王統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跡
濶非意故略之勢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近世事繁難槩于古
前有縣者嘗屢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發召期集之事節
傳猝至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主交愧焉今令襄賁丁俟
濟之來喟然歎曰是不可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焉迺相
土度材得廢址之在官者成屋之當規爲驛者于民廛之東
崇拓而增營之風雨蒿萊之場塵煤螢燐之區忽焉而垣闔
具軒寢立先是主簿李君大用實倡其畫及是二丞王君澤

白君龍志同議諧功用大集計屋之楹至于百有五十計功
至于百八計日至于七十而官與民俱不知其勞起事于季
秋庚戌訖功于仲冬己未驛成因其名名之曰奉川曰吾以
存國俗名其堂曰德星曰吾以賓賢德噫嘻美哉于是縣人
樂侯之成嘉侯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茲事子不可以無
記余惟侯之可紀者衆以余之爲民子茲邑自侯下車見其
當兵燬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彌其缺敗振理頽廢昔之撒墻
夷竈而連亡者今皆歸尋其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所興築
若廟學亭治賦饑之局崇社之壇蔽獄之戶諸如此類何可
枚數而專美一驛乎哉顧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
凡以圖乂安而除其數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子弟
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功行而推考其里俗

山川風土之盛衰興廢此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爲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古之君子先民之勞而後逸其躬故雖不急于崇繕修美居處至于政成力暇因人情而興公役賢者亦有取焉越三江鹽場官舍歲久廢壞前任事者謾不屑意元貞十年場之長官改陞司令爵在七品而大梁曹侯自公府高選實來爲之鹽法繁墾戶額等第不可均民無完心侯至覈枵實酌強耗推籍土業高下宜增而增宜縮而縮不旬月漣流還歸盜販清息昔之焦熬憔悴晨旰鬻鬻而莫之給者一鞭不施談笑辨集官吏坐曹而相慶父老擁全而交賀於是鋤荒剗汗鳩墜蒐良於聽事故址新宴遊憇息之室以人人計者三十有奇使客有歸節將迎也僚史有聚協官守也輸納有藏謹賦

計也臨蒞有容嚴發召也觀眺有娛宣慝勤也總室之大有
堂因舊而扁之曰清安嗟乎今人之材有悉其聰明敏決僅
周於簿書籌楚而不暇乎他管若古之運甍者亦有風神高
曠視吏事不足浼我而寄託於耳目心體偃仰之樂若柱笏
西山之爲者此其道皆有所缺若侯之精粗不遺清恪兼至
進盡奉職之能退全養志之適役之不威而政足以成物勞
之不私而仁足以比後盖非謗儒健吏所可窺識人繇三江
來頗能談侯隆寒溽暑躬造場亭家撫戶諭餼糧不屬至自
備餐糜以濟其饑之秋賦足置公堂上坐飲賞賜之人人得
其驩其虧賦者拱手跪膝使之自悔余聞近民吏有父母之
親師保之教寧非是耶侯名實字秀實前歷江西行中書省
掾和州經歷皆有政績可紀通文學其材方鄉用於時官且

滿士民感咽填訢持其車不聽去而相率來請於前進士刻源戴表元願書其事于石以著永遠不忘侯德且勸後之爲是官者遂不辭而爲之記大德三年歲在巳亥春正月望日記

臨池亭記

臨池亭者山陰右軍祠塾之別築也祠塾始自部使者東平王公侯按郡乘所載蘭亭舊跡以全氏廬爲之官爲置塾長聚生徒講學其中及是十年而東楚湯君厘實來旣大出義理之學教塾徒餘暇巡行丘壑周視垣宇慨焉有興弊飾陋之意迺先修右軍祠增繪象設龕几几所以展奉嚴事之具必與禮稱地迫山麓遇甚雨湍決則水流堂間爲鑿石渠以疏其餘有好事者蓄石本蘭亭序其善幸見與因併刻諸詩

暨傳文之類分置兩壁塾事幾略振矣惟墨池之在江南往
往而有此正永和修禊處反闕不具遂捐俸倡率諸生又亟
謀于時僚之賢而文者東平彭卽中榮祖若右軍之遠孫易
簡潤之等志諧力均爰相爰鑿于是就面勢之宜得池於塾
西而翼之以茲亭亭成伐石請誌其事余惟古之名人能以
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于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今
右軍書擅天下學士大夫極力模楷之幸且有得莫不脩然
內暢以爲清脩妙解雖連城之富三公之貴有不與易而是
邦之山川形勢前後名馳勢驅計不知凡幾何車轍馬跡獨
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動盪於翰墨之外此
臨池之所以爲美也湯君年方富尊賢好古能行其家學居
職不以營斗升苟歲月爲事志於興文美俗又方謀增置田

租以完教養其事可書者未艾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仲夏
既望戴表元謹記

寒光亭記

寒光亭在溧陽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之下爲寺曰白龍
歲月湮漫不知興創之所由始宋元豐間重脩塔記稱父老
相傳已七百載則沿而至今可知其久也東閩浙西淮襄宦
客遊人之所必至至必有歌詩咏歎以發寒光之美無虛覽
者張安國趙南仲吳毅父雄詞健墨最爲人所推重而棟宇
垂廢不足以相映發州有進士湯君以文辭爲之徼施於江
湖之往來值一二名公卿喜之亭得改立如此十年又廢大
德辛丑春進士君之諸孫實來相游尋顧瞻徘徊則昔之華
棖畫檻惟荒榛存焉喟然曰茲亭之興吾祖固有力今安得

願其勤傾貲庀工亭又加築旣又捐田白龍以爲修葺之助
功完事具寺僧乃爲進士君置祠而來徵記于余人嘗言江
南佳山川造物者靳畀于人而惟僧佛者可以得而居之是
盖不然人之獲如此意者孰加於王侯將相彼其占形勝營
園池斥臺榭徒欲樂于其身有餘丐及於賓游僮伎僧佛之
樂常願與人同之故人之從之材者不吝於言仁者不吝於
財無怪也此非惟有數而用心之公私廣狹吾徒有愧焉者
多矣豈止於係一亭之興廢而已哉進士君諸孫曰德裕曰
佑孫寺僧曰祖慧余剡源戴表元十年丙午季秋二十六日
記

耿氏時思亭記

鄆耿子都之先墓在泰山東汶水上子都旣出仕游四方而

心懸懸不能忘也一日以諭余曰吾家繇高曾以來怵于兵顧兆域雖存而榛蕪莽然樵芻往來蓋嘗與宗黨謀築一亭以為展省之地而名曰時思子幸爲我記之何如余惟子都之不忘其親而思之於義既得而於名既稱而其禮不可以不知也人子之於親苟欲盡其情何有紀極先王每爲之節使弱者可及而強者不能過如死之戚如狂如迷如逃亡無所歸比既葬而虞而卒哭而祥而禫遂返服復寢而哀散矣至於葬也所以掩藏而安之而不敢脩不敢易且不敢瀆而祭也然此猶論其近親愈遠者祧愈嚴服愈降者諱愈略故無見於目者無想於心先王懼其然於忌日也以為終身之喪而春秋時祀如見之於齋君子之不忘其親而思之其慎諸此而幾矣抑余於子都有思其大者焉耿故大宗而鄆齊

魯儒府也。耿自得姓，以至子都。凡幾世，世凡幾兵，兵而得完者，幾家家完而得衣冠。登仕籍者，幾人同枝而獨榮。氣必有所鍾，同源而獨清流。必有所漂，子都於此時，時而思之。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爲人長，則思慈。他日功成名遂，行高爵尊，懷章而歸故鄉，下車而入里門。父兄子弟，燕毛慶飲，姻游隣舊，牲牢迎勞。然後除道拜塚，燎茨告恩。虎羊躡前冠，劍立後使。士大夫往來山東，而道茲亭之下者，瞻阡名而致肅，讀題表而太息。將見儒林榮之鄉，評稱之曰噫嘻耿氏門。幸哉有後如此，不亦美乎。子都奕然而覺欣然而諭曰：吾雖初願不至於是，是子之言不敢辭。因書以爲記。

喬木亭記

喬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

忠烈王嘗以功開國于循而邸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邸之坊至今稱清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騶蓋填擁歲時會合鳴鐘鼙笙絲磬筑相讌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構纍纍然無間壤豈惟清河雖它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來杭觀宮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烟蔽遮林樾清湊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歎曰嗟乎吾喬木乎是亭者幾不爲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于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逸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冶心體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飢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勸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

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疇昔之髣髴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瞰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就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爲之徘徊爲之偃息爲之留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憇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晞髮於喬木之風卧則曲肱於喬木之陰行止坐卧起居動靜無一事不與喬木相尔汝蓋吾昔也無求于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踈也吾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芘數畝之宅李衛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夫勲名世祿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至於皆仆

而獨完幾棄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真美乎哉於是張君止嘆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吾亦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盍書其詞於吾亭以自勸且亦勸後之人

紫芝亭記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庚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驪傳奔覩驚未嘗有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諭於剡源戴表元曰願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之華實一一皆有益於人惟芝之爲物疑若世外無用之寶可以爲祥瑞頌詠而不係于朝暮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襲又芝爲種不一色亦異產往陶隱君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圖錄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即獲獲之而疑者輒不敢服則名

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其類中差可致服
之可不必疑其即之郁而柔藏之忍而堅近于有德君子故
自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爲高唐士大夫如元
魯山字之以爲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爲瑞蓋異世而同賞
不相謀而相協也雖然余於集賢君有所贊焉集賢本承平
故家以英才俊氣清識雅藝爲世所不捨入儀館閣出坐方
岳五轉而來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士被其歎唾者噓爲祥
風飲其膏沐者潤爲榮河顧何所不可得乃方披棧枿發蒙
翳求一丘一壑如將老焉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
嘗不似商山翁既出而不難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
其實不傷窳華不病囂名生于無用而愛緣於不切人之役
之勞固多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

如娛其幽羈而慰其晚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竒甚山逆
溪迴遡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土爲之不爇暴物爲
之不疵癘竊意山之綿絡附麗靈根異蘖如是芝者尚衆且
夕從君遊取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
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餐芝之法雜鍊之遂成二老優游往來
永無飢渴聊以燕樂聊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
日記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遺安堂記

辛卯之春余遇滄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臺僚銜命發粟賑飢所至州縣吏負弩矢郊迎先驅候官篲塗廐師秣騎德昌巾褐坐治事聲燁燁甚余深歎羨以爲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矣一日少閒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族滄陽世世以耕田讀書爲樂無肯去鄉井者至今大木累十圍纍纍然馬氏族葬處也自吾先大夫嘗遇一隱君子教之曰子異日必不免仕吾見世人仕者多貪子能不貪而有以及物卽甚善先大夫異其不凡也

既而果不免一出爲州典籤尋棄歸享上壽浮沉以終先大夫性本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如其所云既歸築一堂用龐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孫自當如我志也洎吾之身與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浮家南來驅馳霜露衝冒暑潦所樂能幾何孰與吾滄陽田里間歲時豚酒相徵逐臨流坐樹歌呼散步之爲快哉且先大夫遺吾以安吾廉吾勤吾慈吾儉吾不敢慚吾先庶幾不辱先大夫之力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爲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後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賢與其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謂君子人哉蓋自井法廢而士始不安於耕居畝畝者不談說游宦則迫於賦稅征戰周衰已然矧於今日吾見草野書生朝乘高軒而暮耻其故居不可旋馬行遇父

兄時常所往來有厭然之色語以龐德公事不可入於心况
又使聞禹稷伊呂之風哉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潛光撲質蓄
止不洩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於時螫震遇啓隱璞遭識聲
明潤澤宜有不得而蔽者而方謙冲掩抑欲尋龐德公本語
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之道狹矣古之君子不皆以
不仕然後爲安而德公鄙朴過當視之計較於人已禍福之
間其達纔勝於當時愚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士元輩已不
用其語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德昌年方
盛仕方始當世決未見捨他日功成而歸杖行几坐洋洋乎
以詩書禮讓益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涇陽之俗農於郊
者見其遜耕而敬饁也儒于庠者見其睦嫻可書而秀孝可
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物爲何如夫及物廣者天之報

亦廣然則馬氏之安非人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爲我記之

秀野堂記

宣之北爲淮其土氣雄深曠寬故其人惻力勤而趨本南爲浙其土氣清妍沃漚故其人開朗多聞而好禮宣人介而中居隨其性之所欲而遷焉有南漪湖盤涵宣傍數州而宣占什七宣之鎮山曰麻姑臨其上游岡林蔽遮雲物噴吐隆隆然自成一島嶼而岸湖之州地偏勢隔不立旣置非富商貴官之所趨走淮浙之氣兩無所入靖康中武德貢大夫自蒲城始來居湖之陽幾二百年而大夫之子孫皆以文學薦舉顯聞於時有名松者與余同咸淳太學其父漕貢公吉德君子也與其族連薨接居衣冠棟宇歲增日益幾無虛壞德

祐之傲舊物罄盡而最西一堂與附園諸亭獨完焉茲非昔
人所謂瑞室者耶乃葺而自居取大蘇公獨樂詩名之以秀
野而新築先世所卜以芘諸子又荆別館以儲美書延碩師
致嘉客於是居者如趨萬石之庭游者如造鄭莊之門余丙
申歲亦嘗道南漪登秀野之堂而觴咏於其中名臺美植曲
欄文甃一一如意而麻姑之支峰離群偃行與湖相湏駐伏
堂背畝種之田曲尺之流縈紆迴環信乎其爲秀而野也越
三年公來請記余惟人性之感於清妍沃潏而開朗者近於
秀感於雄深曠寬而悃慙者近於野二者可相兼而不可以
相勝昔者仲尼憂秀而不實亦不以野而勝文爲美今夫南
漪之在穹壤間不知幾千百年始得貢大夫居之大夫又二
百年始得公父子文學而顯至於廢興絕續之際天又瑞其

所居以開之是皆有數然公方敦飭其家清修篤守徐行儉
取若恐傷先世二百年忠厚之積是不獨爲淮浙偏氣所勝
而能兼有其美貢氏南漪之澤吾見其未可涯也遂爲推述
大略併地乘世本書之庶幾後人知作堂之始

清華堂記

奉化萬竹董氏以衣冠文雅爲吾州甲族其枝葉散布江浙
間者爲名卿材大夫不一而萬竹故家獨守恬素輕進取有
處士之風焉余嘗過而愛之有彥受者於子弟愿甚而台寧
海俞出也余與俞世舊尤愛之於是彥受將築讀書之堂於
所居之東而成請名於余余取文選語名之清華而告之曰
子亦知夫水與木乎水之滔滔而來若是之清而不汙者豈
非崇岡激之巨石梗之疏治之不已而致然乎林木之蒼然

其蔚藹備絢於春陽時雨若是之可悅者豈非以前日之疑
冬沍寒鬱薄之久而能堅其華乎是不難喻也今子之質甚
良而資甚裕良則不煩裕則不勞不煩不勞則不知所苦而
懈於學吾固願子激梗之以崇岡巨石鬱薄之以凝冬沍寒
使清者益疎而深華者益成而堅不亦可乎且子之宗不爲
不清且華矣亢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
素之不及子之智似亦足以知之矣以關西之風節而有德
祖河東之名德而有子厚非不奕然起於人意顧去其初則
甚遠故不願子之似之也彥受繼自今問安視膳之暇督耕
治事之隙游歌於此臺之上不惟其清華是逸而以其已得
者日取古聖賢之言洗濯培壅候異時學成而材立交廣而
名暢然後不得已而用則用於世爲高流不得已而處則處

於家爲隆棟余之所愛於彥受庸有既耶

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囂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栖獨常常以爲異時
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
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
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
惟學文干祿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
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携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
鄙人籬垣潔脩雞犬驩睦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美乃大
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
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簡發橐中裝舟車薪米傭
賃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爲陸賈分金則不給以爲蕭何

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煩隣於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閣岩堯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煙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嘆曰先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托於山川群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譏乎客問而愈笑先

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記其辭於質野堂云

愛蓮堂記

物之無情莫如草木然至其發於形動於氣而隨人之順逆以爲禎祥妖孽昭然有不可掩亦猶人之一身其行事和平樂易耶則遇其境無非芝蘭玉樹乖刺齟齬耶則遇其境無非蓬茨荆棘昔者子思之中庸言善不善之先知以爲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而商書之陳天命謂之賁若草木皆其證也相臺唐伯榮所居錢塘東之圃有池焉植蓮其中歲己亥孟秋旣望其蓮生一莖雙葩圃人以瑞告錢塘好事者則旣繪爲圖畫以相傳誇說交游士大夫則且將作爲歌詩以相稱詡讚羨伯榮伯榮於是取周元公語名其並池之堂曰愛蓮而屬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曰盍有記初伯榮盛年懷牒而南

嘗仕矣驅馳未幾何有浩然之志乃移其材謀之可辦於疏
煩剗劇者經營池臺位置花石費不傷煩清不苦寂值佳風
晴日體中欣暢即扶藤而遊班荆而休自有道者窺其微固
以爲不減千戶侯樂至是雙蓮生若造物嘉其安恬而設幻
以娛之者伯榮曰吾則何敢居之或者吾唐氏之先世遺澤
鬱積盤薄之久而將發其祥乎蓋當是時伯榮之伯氏在海
鹽通守叔氏在南昌試宰皆秩滿將至而伯榮之子居安適
用中朝官薦通籍翰苑一門內外前後朱紫歲時會集左羔
右鴈榮名貴祿殆與是花相須而至是誠可爲傳誇讚羨者
也然有一焉蓮之德元公以配君子君子者之居於世以孝
友爲根株貞恪爲附帶材敏爲條蔓詞章學問爲枝葉花藻
能是矣視浮名外物之去來如膾涼榮悴之制於天培覆壽

天之存於人者吾所不願而要其定焉彼亦不能違也伯榮兄弟居家有睦行蒞官有能績蓄奇書致名士彬彬然興於文學是能備君子之德而知所以居其祥矣故爲之記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塢曰滙溪其傍之山層盤陁轟悍急而無停坡其水春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滙獨近乎儒者祥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聳祥卿遂題堂之榜曰廣心意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蓋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百里數十里纔一止而爲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即止而爲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爲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之偏全若水則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山偏而偏今夫滙溪

是當艱剡數十百里之中爲山之適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滙溪之中爲止之又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懽而遊望其東之諸峰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咏之迹班班具在至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罡夫婦晉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烟雲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關斷棧巖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噴薄杳靄猶庶幾齊魯間安期生鴟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游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炎炎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絕識之士揮而却之如棄涕唾想其靈臺太宇池融淵淨略無絲毫畦畛邊幅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爲大人得其小體爲小人

夫人之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觀祥卿天資瀟灑門不輟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改愛自盛年懷儒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真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爲之記

居清堂記

自余歸榆林交游益離有故人子單允涵來輒密窮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據爐隱几席筮萸薪炭屨岸接籬而哦之以爲樂一日得東漢仲長統傳至欲卜居清曠之說欣然會心允涵曰若曠則吾不能抑願得清者居焉其庶乎因歸而名其廬曰居清之堂蓋允涵家世儒寔自先君子以觚檠爲資積俸錢餽粟之入稍歸山中增畚廣室閭師

里胥已從而指目其後故但有慕於清以爲衣食取給而不
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浮沉以玩世優游以畢齒而
不翅志願足矣噫嘻嗟夫如允涵之謀與仲長公之所歎羨
大略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
應然者夫旣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
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
以養佚羔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闈無恙妻孥
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
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且
夫清之爲道尤難於言雞鳴而起令耳目口體百爲與物營
營然交鬪回念清夜之所存有能持而澄之雖塵埃滿頭泥
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資

諸人縱復朝餐沆瀣暮飲滄浪腸胃間祇益穢濁可醜耳故
仲長公風裁雖高當其往來展轉青徐并冀之郊談王說伯
何所不有晚詣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機事塵勞如此所
謂平林高臺彈琴諷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之而已然遺言
洒落初不失爲佳士今吾允涵居有圖史之娛出無簡書之
憂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山遊眺雜坐於漁牧爲之不止
將天機日深世累日遠而猶懼不足於清何耶天惟清故能
歲光景神變化海惟清故能容蛟龍興寶箴古之君子至清
如伯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黃叔度陳太丘諸人近於無威
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輩俟他日閒暇別
爲允涵言之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余異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號者心誠歆賞之以爲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徑而從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與之言則堂孔晨物也在上虞之雪岑青山白雲菴之傍聞其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犬牙孔晨雖貧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輒訪之孔晨愀然曰噫此吾先君子南墅公之所名也蓋先君少而屢居倚廬有南山於廬中瞻眺爲最勝嘗曰是若造物驅設以樂我者吾旣取以名吾墅矣倘幸而營一堂以居因其面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宜當是時天下名卿以權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置曾伯皆嘗聘翁入幕則皆致資合力成翁之志臺閣以文字知名如木石先生尤端明故參

預姚君希得則各書四大字願揭翁堂類以爲之扁江湖騷
人過客戴復古翁賓賜高髯則落堂之成往來題詩几壁以
相讚慶然堂雖落成翁未嘗即居之凡再上襄再度嶺辛勤
三十年堂雖大成而翁倦遊老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
年上虞毀獨此堂者歸然榛櫟中吾兄弟不能寂而居也於
是乎有雪岑之築雪岑在村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雲山爲
尤宜故姚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亦先翁之居而先翁
之意也始余忻然竒孔晨我輩士耳及狎聞孔晨言徘徊重
有感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娛而不可以相勝功名富貴
之人一日而無所爲則其心不樂日無以預乎煙雲丘壑之
事而其力嘗足以兼之層臺疊館翠比未連土石疲乎鋤鑿
林垣奪乎綺縠以至禽虫草木之情震搖於歌鐘輿隸之役

而皆失其素故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物有以礙之也今夫越中固侯王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前乎此時自非以文章氣業相求誰復有過上虞問南墅翁之居者歲月幾時陵移谷遷彼雄豪什百千萬於我者忽焉不知踪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則不礙於南山求之雪岑則不礙於雪岑不惟闕廢興通喧寂空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弟前苞後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哉佳哉南墅翁於余前後輩余在金陵適嘗識翁鬚眉雪白顴頰丹潤每侍坐留飲必至夜分目光炯然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若無老人衰颯之氣孔晨兄弟直能從容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醉歌以附於文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野翁聞之亦當爲雲山助喜矣

水心雲意樓記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岩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烟魚鳥之所湊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旣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遊宦爲樂雖西塘闐闐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墟於兵廬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旣披荆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爲我記之余聞而嘆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可以有取於水與雲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爲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

停坎蓄風起兩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噓之陷深而莫辭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歎艷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途僮妓笑歌於館榭清人之突未黔邸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猷畝榮於祿食徒步安於騶御禽虫之歌唵不儉於鐘鼓之考擊丘原之陟降不煩於篳楚之奔走子朝出而遊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橫自獻於几席之下此如暝雲歸

山冬潦返宅雖欲不靜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
王維廬鴻例圖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登
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濱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
屢屢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決
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興得附題於諸
君登樓之什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
史掾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
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爲快軒騎所過
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
十百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急有所

須而爲之者門無褻賓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
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悅余雖齷齪驟見伯幾如此真
以爲世外竒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黯然無聞問
之云伯幾比來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一室名曰困學之
齋將收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嘆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
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爲竒士諸葛孔明高節
不仕諸侯一出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云抱耒躬耕作
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冶鍛之樂彼其雍
容揖讓進退翛然豈無學人所爲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嵇
葛之儔固所未遜其屈折就此殆似爲世故所困耳夫困道
尚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
止萬萬就其所好雖賢而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渚

子之木雞亢桑畏壘之說豈不爲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者皆曰子之言於伯幾爲宜盍以爲困學之記是爲記

清容齋記

鄞袁生養直旣規寢旁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爲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爲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以爲之銘而書來剡源頤有記夫東郭順子載於莊周其事他無所從質然如其言則天下有道之士也若夫孟子之於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彼子子然輕一夫之死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周人以爲矯在商人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曰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怨者固教人隘也

哉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行中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慮而爲不恭之和者乎蓋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聞微異矣今夫素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馬已乃有所不嫌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馬四時行馬百物成馬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鑒毛髮其爲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馬苟爲能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止滯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馬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馬夫子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何羨於東郭子者而滯然學之哉若余之愚偶幸竊聞之而未迨學也且將求人之未暇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之勤也姑次第其辭以附於劉君之末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來州城與余相從如一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癯然書生聲談不相敵然過余傾意氣與語有移刻不厭倦及見余披緝簡編塗竄鉛墨喜而從旁嘆羨若以爲不可及昔魏公子之於侯生陰將軍之於井大春風度不亦若是然哉嘗闢一燕居之齋名之曰養心而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而智者何其愚乎吾年亦高力非弱然而能厭之願歸而少休焉

將求爲子之學者與之朝游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供者
吾志足矣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先
所以居東湖者乎蓋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邑之荒
聚也其始不過爲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澳而潛焉老
者知慈少者興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幾時而絃歌唱焉
衣冠翔焉而東湖爲文物之區矣又無幾時而高車駟馬之
所奔驅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騶官僕從填塞往來笙鐘歌舞
喧咽擁沸而東湖之富麗通於名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
則當少息人文太盛者則將反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
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言使山川草木復得涵淳蘊實以自
致於君且余聞之采色養目之昏鄭衛養耳之聲滋味服御
養口體之衰惟以學問養心者無憂而常安無辱而常貴景

文歸而規其名益思其義也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之以爲記

學古齋記

三吳之州莫大於杭其地山穠水妍其人機慧踈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娛樂而多驅馳通衢廣陌行如附車輪而與之上下坐如聞江潮澎湃之聲竊意雖有董仲舒楊子雲難於攻苦寂寞而守其淵深之思焉州域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入其門庭除靜修草樹深鬱儼然山人處士之宅先是巴西鄧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題其扁曰學古齋相與讀書玩義理於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藝選召且由此而進爲於時仲實曰我則不能吾家有垂白之二親貧無以奉魚菴重使之疲勞道途則奪其便且吾非

矯名者萬一常調得一郡博士給數斛米充養具亦足矣何用是紛紛爲哉於是學古齋仲實獨居而有之余聞仲實子之安恬惻言真而志儉既過他人遠甚抑學古實難子之道將何先今且由子之學於是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櫛焚香而振冊則冠服鼎彝簡編字畫非古也飢食而渴飲寒裘而暑葛與夫賓客祭祀之交接其禮文器物制度非古也廣而推之出而與宗族姻戚朋友言入而仰以燕其親俯以帥其妻孥減獲一舉足一出口而步趨唯諾之節非古也益廣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雖然若此之類猶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則又當古其中乎故曰學古實難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患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無成今之來杭尚賴比隣於仲實而學之仲實曰有是

哉子之言吾將佩服之且以諗善之俾無忘吾齋云

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復初以門功世祿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脩然
爲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
吾甚愛楊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爲學其一
以爲孝也吾學旣不屑爲今人猶幸而及事垂白之親而吾
孝不能爲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
者幸而爲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亦篤學
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遊
不可勝數自非甚闕茸無志操誰不能爲復初斯言者顧久
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爲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
不屑者往往如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爲孝而其爲孝也不

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煥耳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享簞瓢如羊豕被鶉緼如狐貉安煩習苦則聽其命而奈之俾其親而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焉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謹於名者之愛日也鷄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昃而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爲是則饘粥不充而甘旨且缺此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不學盖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爲勤組纂藻繪以爲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凌節躐等者焉方其惜陰童齧請益觚槩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門凌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而有專精一經

之士慕蔽帷篝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忘飢渴迷晝夜神
痴氣耗而其親之容顏命令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
日者也復初生於三公之家長於萬石之族今動心忍性皆
已不有其有清修而靜虛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
保其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之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先
大夫手搆南望一區湖峰縈環仰有煙林雲月風嵐晴雨之
翫俯有魚鳧鷗鴈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媿多良儒而太夫
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歌商確今古盡文章翰
墨之樂而披爛斑之衣侍寬閑之燕日喧輿軒時節觴膳極
庭闈顏色之奉是自古交游淵騫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
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慙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
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愛日爲有助前之可懼吾將以

爲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爲勸遂書以爲記

謙益齋記

天下之善惟其不免於私之爲者常人之所易容而君子之所必察然亦有心知其然而名義之責不可加則舉而歸之於天何者吉凶禍福是非善惡至於天而庶幾乎各有所止矣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余嘗怪今世士大夫位卑而氣高身微而欲廣於力之所及爲志之所得施一切無所辭讓而獨矜矜其容訾訾其辭傾已以行悅於人曰將爲謙以求益是果以謙而益者乎哉是豈非穿窬之行壟斷之道而天地鬼神之所忌疾者乎哉昔者伯益之書益言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旣而推之至誠以爲人能至誠而物無不動旣而文王周公以來以其繫辭而著之於易旣而孔

氏之徒以其說之大略而發之於中庸既而儒者禮法之家
以其道世守之至於春秋秦漢之初而猶以爲教故趙文子
之早慧也而其父忍於折委笄張子房之未相知也而其師
安於坐而受履魏公子張廷尉之貴也而其客敢於使之執
轡結襪是皆誠心爲之以損抑分量之有餘而增益其不足
非獨如是而止吾想其時齒於庠而貴者猶有坐於賤者之
下而不慚也行於途而壯者猶有代其老者之負任而不以
爲德也射於鄉而能者猶有授其不能者之爵而不倨也於
乎是豈非天道之當然而容可以僞爲之哉長樂林敬與溫
然好禮知義君子也紫陽方先生既名其讀書之齋曰謙益
而重之以訓辭而敬與復以謁文於余余於先生之已言者
不能贊也舉所聞於天道以證之因以爲之記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清峙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翛翛然有高世想及出而
預人家國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前意不相異同
曰是固有命乙巳春遇高安李所瞻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
此事爲之太息旣而諗其居有讀書之軒名清峙問非東晉
王茂弘以稱庾公者乎則大笑夫庾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
家不出門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賢之目一日進
用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爲鬱子不見夫山乎山之嵬嵬上摩
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興草木巖虎豹游仙

真人始異而神之世稱瑞曰景星鳳凰景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清峙人望其爲山爲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若吾所瞻恣睢於詩書之林頡頏於風憲之府徐行而廉取精思而靜持幅巾布衣起乘傳車以柱後惠文彈治道強侯悍將不少震撓公休吏退焚香閉閣吳吟洛詠作仙人處士亦無愧怍此其規模器量雍容蘊籍豈與夫退不忘進進不能退往來於功名得喪之岐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晉人猶能清言人物如庾公清峙猶可觀也更後百十年清言日微以至於隋唐科舉興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峙矣吾與所瞻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庸深議所瞻之鄉有三劉先生清風高節過庾公遠甚暇日約所瞻登石龜峰絕嶺踞畏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詞歌廬山高

之篇以爲樂以附於古人班荆傾蓋之贈可不可乎所瞻曰
唯唯因以爲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
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語於
人曰如子言則常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韋而讀之而
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
豈不爲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
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爲今人也而
已乎自爲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
未悔會稽孫君凝字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
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聞古之

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爲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爲容膝之言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嘯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爲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吾人所笑以爲非而或以爲是是不可不思其然哉然余竊

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畫於壁牖間暇日賓遊者至即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方今棄軒裳薄城市而爲山人處十之事望其居清氣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際踵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鄆程士安佐浙東元帥府於明公退不忍棄其餘日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名於余余名之曰餘軒士安逡巡而笑曰吾之問子義止於是乎余爲詳言士安之起居出處所以資於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

馬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絃歌舞蹈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趑趄畏懦之色者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為士而不識其事貴焉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糜之則反以為賊不仕而儕之則反以為蠹山林韋褐之徒足未嘗履官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魁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沒汭者不習則殺身政之禍福危於醫險於汭而人之習之益鮮羣居豢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况復餘事今以一人耳目之聰明坐於五流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橫左右人人不失其所欲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瀆容湖海容瀆閭閻隘夫扶背齧齒出橫逆以挾人至於大人長者之前如飄風

然蓋有有道士以容一世之人而未足觀其胸次休休焉
若可以容天地萬物者餘於量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
及其所知而止惟德無所止堯舜垂文章爲永世法禹之水
功稷之農勞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且累千百年天之助之
人之味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齊魯諸
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今爲許洛通才盛年方出遊大藩府於
學何所不該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豆間事不可不問而悉
也抑此五餘者其毋忽忘乎哉士安唯唯因書以爲記

省軒記

大名王麟伯官蕭山三年秩滿當北歸留行過余於吳見論
以其所居之省軒而求言以爲記余惟麟伯自其少時則既
知誦習於聖賢人之書長而能遊則及接識天下之名卿賢

大夫游倦而仕則又能行其所知而無愧於百里之民是其平生本末種種皆非流輩所及顧方兢兢然願內自省焉豈非厭時材俗譽爲不足喜而求庶幾有見於道乎哉抑余區區之愚雖不足以助麟伯姑嘗試爲麟伯誦其所聞而麟伯亦嘗試爲余聽之蓋余居山知天台華頂三十六峰之險且艱而山中之往來而行者未嘗病也問行之人則山之縈紆屈曲低昂起伏嵌窪偃突雖陰暝霾晦而一能識其處他日其人與羣兒戲平陸白晝蹶焉又嘗行大川凌震澤浮揚子見舟人駕扁舟於溟茫洶湧吞天浴日之濤目無留瞻而手無停操人人爲之震眩失措而已方夷然不自以爲勞及乎篙休載輸放意酣臥而漏生其中此省與不省之說也今夫吾人以其邈然之身行乎世故之風波而歷乎人情之險阻

功名利祿之誘噓之於外妻子饑渴之迫驅之於後此雖欲
省且不得暇而顛迷陷溺之憂何由而免故古之人居則必
有盤盂几杖之銘以省於視動則必有珎璜琚瓊之節以省
於聽納疑也必有紉以省於步飲酒也必有禁以省其量御
省於鶩立省於珮交際也省於辭令侍命也省於容色齋戒
也省於盼蠻寢息也省於夢寐此猶曰平居暇日常情恐懼
云耳古之學道之士稱能省其身莫如曾子曾子垂沒啓手
足自謂能全而歸之而小人姑息之愛方見慚於執燭之童
子蘧伯玉能悔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能自
儆戒其高年卓識無一毫衰頽昏憊之氣則其精力剛強時
從可知也麟伯之齒方少於余余也蓬蒿之資俘獲之器身
不待恭而卑語不待簡而訥而麟伯居處養養聲實皆厚於

余以余之猶不敢情也而麟伯安得太然無虞乎惟各不至
於白晝平陸之蹶篙休載輸而漏其舟者幸甚於是麟伯謂
余之言慙俾書而刻諸省軒之石

清茂軒記

剡源在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爲大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蓋
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牒散落余嘗恨之久矣獨所謂大雷
山者嘗爲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咏踪
踪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
中人跡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深覈其何以也兩大雷之下皆
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
吾家不遠余旣來爲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祠
間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悍雲泉蔽深

竹樹翳密私以爲謝公之居庶其在此訪歷其聚則梯高以
飛宇夷凹以展圃青簷堊垣斷續隱見謳謠之聲忽出林莽
嘻乎異哉有毛氏子震卿秀整而業文其廬獨當溪山偃薄
之會蓋毛氏自曾高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以詞賦
薦名於鄉而上諸天官於是招延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於
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陰而坐爲之
徘徊忘去殆不獨以其居也嘗即軒中所見問之子知子之
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泄而達之可以至海
有不失今之爲清者乎亦有未至百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
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悅追而致其材有中爲九筵之室者乎
亦有取而爲雞豚之柵猿狙之棧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
吾子之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農以美歲量材而慎

出一七之餐必勞而後食一武之地必視而後蹈吾見祖父
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爲達人者矣未有旣爲達人而子
孫得返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善抑鬱於隴畝之間百年
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爲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輿御美
倩耻於素所僻陋而求遷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
無足怪吾視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顧方閭閻愿靜若有所
耽於勢祿之外而余亦倦遊駁尋老矣其獲免於前之云云
者哉震卿聞之洒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以警來者遂書
以爲記

恕軒記

東平程侯士譽爲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兄禮以接士如
賓恕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隸而獨於奸魁俠徒譁黨貪

類疾之如仇每臨廷發政心平氣爽春暘容煦而一得其人則研窮鍛擊不貸絲髮逸者門禽稽者窟考由是平時世家根連爲惡之胄收踪改業一國稱快而不得志者亦狙伏而伺暇日余嘗過其退公之居見室顏之扁曰恕軒余請之曰得無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韋之比乎夫恕之爲名也約而其道甚廣儒者蓋難言之而人情之剛柔緩急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寬猛尤不容以一槩其至大要則嘗苦於利害喜戚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連床隔於楚越同氣疎於途人而况持三尺之法以臨一州之民勢邈而分懸情深而貌峻而欲興其所利除其所害就其所喜違其所戚憂憂乎難哉故善治民者嘗先於以身推之曰吾之未來茲邦也因居於家吾爲長於家而患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和其

長吾爲士於鄉而懼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推之以禮其士
吾之居屢見吾之隣有爲民窮而無所告而有司不之恤吾
非之故推之以慈其民吾之居位見爵官貴將幸有權而爲
吏控持以暴其民而不能馭也吾嗤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
於奸魁俠徒譁黨貪類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
有知識則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誰謂之不然故於文如心
爲恕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皆吾如其心而
欲之人之所嫉吾亦如其心而嫉之察之於身驗之於事習
之於家行之於國蓋無往而非恕也且虎狼不遯羔犢不育
逢秀不除禾黍不興奸魁俠徒譁黨貪類不清良民不寧爲
長吏者惟能於此有所不恕然後能行真恕故曰仁者必有
勇又曰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凶周公之懲荆舒刑管

蔡仲尼之誅少正卯其爲恕也弘矣而於政何所傷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贊其辭乎於是侯聞之儵然而喜肅然而興曰美乎子爲善言人情者其遂爲我記之

蒼翠樓記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遊常常誇談之然而其州多平岡淺陸城居者初未嘗得山而玩焉出郭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近者盤旋遠者鱗轉而敬叔之居自其先君子所植古梅老桂修松茂竹陰森翳翳儼然幾如雲門石洞有一樓橫峩其巔尤與山稱敬叔旣取太白詩語名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爲記余惟天下之物凡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往須名而行名榮而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顧其分故

季氏強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蒙孫叔敖賢相也僅敢取
寢丘之陋封惟夫高曠竒逸之人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山
林草野煙霞泉石之具又非人情之所爭物論之所禁故可
以多收橫取而不較若今蒼翠樓之托於太白是已方太白
之來宛陵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跨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
東古爲衣冠玉帛往來駢集之地想其名王貴卿車轍馬跡
處處而有今千百年後乃知太白獨常遊之甚者雖非太白
所常遊者亦欲扳挽其平生辭藻而及於乎是豈不以其人
耶余觀敬叔天資明爽不耐羈束時時悵巾野服瀟散塵外
居家資產不能致百金而常好客置酒酒酣與其兄弟高歌
朗吟下筆皆無俗子氣韻似此輩流固當爲太白所許頗恨
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踪跡家風井井已略可以得

之矣

充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
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
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晨之儲兼金之值而有書一車
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
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歎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
爲富身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
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以
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
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而昔
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

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九崑崙哉等第而充之人之相羨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為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為高者曰彼自為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為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嚙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為何所失於余乎今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為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

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儵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遁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騰風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眾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

爲何人哉而况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空
言言以是爲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閣吾名而
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
言大於韋絃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
書於閣之壁

松風閣記

山陰王德玉之居在州城之東隅因臺池之秀林丘之勝橫
俯之以爲閣而名之以松風旣乃以諭於余曰於子何如余
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殊樵夫野客能深知之而不足以
爲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然得之足以爲樂而不能以深
知若余者庶幾知而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今夫松風者其
初發於陰巖撼乎陵丘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鳥棲獸藏

路無往來沙石爲之飛走林谷震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撞叫
呼觸者容傷當者膚摧非夫堅全而不蠹靜密而自重者鮮
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而休優游而行春
和氣明人禽熙恬山光野聲相爲清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
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爲舞偃然爲笑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
暢意自樂而况於翹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驕
霖欲收稚暑方壯潛居愁霑幽伏畏喘千金之子環堵之夫
鬱鬱不得免焉颯然微涼幕舉襟啓開牖而視之則蒼雲扶
疎清蔭如屋纖塵不搖百竅猶默而脩脩溲溲已爽焉若游
清泠之淵而餐沆瀣之漿矣當此之時可以投壺雅歌可以
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笑傲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
而世言松風者庶幾乎得之矣今夫德玉居有紛華喧囂之

厭出有功名進趨之耻清修而強學虚心而敏事視人間之
得喪休戚榮辱喜懼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顧吾所以堅忍
自持逍遙內得小失意而不遷太獲願而能止亦有以遇於
適然之遇爽焉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彈
琴著書飯蔬飲水以爲榮於軒綬甘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
玉肄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名也必有灑然於中者矣德玉
曰是吾樂也抑吾願與客同之遂以爲記

拂雲閣記

貴溪道士盧明仲旣創築玉清觀於所居廬峰之山中即其
上游架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清而至高者榜
之以拂雲而徵記於余余異之曰噫有是哉夫雲發於微茫
散於冥濛而反於虛空來不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

而欲取之以爲清以爲高蓋人之強名其然而然而雲豈其然乎且吾居於山頗知雲請爲明仲彷彿言之而明仲亦彷彿爲我聽之蓋余之昔也嘗徃游倦歸而迷其鄉望望然千步數百里之外以爲雲皆在墟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郊陌藩獲及至郊陌藩獲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林薄崖谷夫自墟市井落累進而至林薄崖谷其取於雲彌近矣就而即之雲終不得而有何也雲固與人相得而遂欲記而取之則不可也人之求有見於道亦猶是也彼道游而忘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至以爲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章句而無之則以爲在名物度數求之名物度數而無之則以爲在居處動息求之言語章句則墟

市井落之類也求之名物度數則郊陌藩獲之類也求之居處動息則林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度數一取之居處動息用力也精而見功也敏賢於常流何止萬萬抑豈居處動息明仲登斯閣也澄觀及視凝思靜察一窓戶開闔一几榻縱橫一巾幕張弛無非道者豈惟一雲一泉石俯仰一草木卷舒一禽蟲語默無非道者然就而求道種種何不可得是雖君家計然之智不得而推莊周之辯不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爲何言乎明仲居山林久泊然於世無奔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慮清清西廬峰下對之若不忍畧刻離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之士非君輩其誰

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遽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閒暇以問生生日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爲子弟於家懼倫類之不通而疎於禮而願潛於學長涉世亂懼憂辱之切其身而願潛於名益長而老且及之無以傳永遠也而願潛於德爲窩而揭焉朝出而履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冲冲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憇止於時見生鴈行間步驟峭楚旣而隨諸兒受書稟業知見日聳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藏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聞拒客語爲之爽焉自失蓋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

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寧悃悃以行其朴兮毋嘒嘒
以爲覺兮再歌曰生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英兮須風霜以
成兮三歌曰生誠潛於德兮薄取以厚吾宅兮抑貸而不獲
姑耨而食兮歌畢因書於窩之右方以爲記至大己酉季冬
既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先生教
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其言簡而終不
解益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
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強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
皆可期以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於卿相與夫陋巷一瓢之
貧賤充其所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

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爲高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沉溺之士至於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騫貨財聲伎狗馬官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慾余以爲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爲高而二物不能爲吾累此仁智之道也古睦邵德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自喜旣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離其本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岐幽迥

之處邂逅客遊見之蒼顏白髭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
抑鬱可憐之語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
人之故廬嘗並西築堂曰尋樂並堂爲亭三前二後一可以
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樂也而不敢忘姑彷彿其
大致爲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爲壽樂行窩子以爲
何如余喜德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
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爲行窩記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芝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以爲記
余嘗問之雲仲屋凡數楹種芷若何雲仲曰吾窶人未遑於
是姑有托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而喜騷
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爲楚人飄蕩淺說之辭異援以

自廣旣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襲思其好樂思其寄托獨
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
由湘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官遊楚日與楚人
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茫不知去吾浙人無幾
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爲主亦聊取其志
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爲科舉利祿之役旣以不資之身爭得
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冒暑潦跋涉一二千里水陸
以千斗升之粟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悴枯
氣質變化異時隻言片語所探掇於騷以爲娛者油然觸心
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
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嘉而慕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
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閑壤頗欲規數十百弓之地爲一藥畦

聚衆芳而環蔭之四時攀玩葩條搜摘根實以遺老寄窮於
其間因念楚物如江籬杜衡麝蕪宿菴蘭蕙菌之疇猶可
以類取惟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蒨曰芳
香曰葍蓋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
仲誠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顧芷不難致而余畦
成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擬晉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弘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晉右軍
縱筆擬爲之所居山房之窓壁几格硯廣諸供具花物皆奕
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額而介所從遊以徵言於余余
始聞而疑之以爲集賢公之居切邇中朝旣以文學爲真侍
從出又爲賢二千石摧強扶良拯飢約興廢墜去之旣久而

能使其民咏思之不忘是於材何所不具於古人何所不可
至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嘻嗟夫天之生斯人與
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爲以用於世而人之耳目手足
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動勞苦之以發散其昏滯則血氣不
行而痰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閒居偃
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肄於舞以至干戈羽籥琴瑟
筭數之類無所不學書刀簡牘雖非如後世之妍毫媚墨亦
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倅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
至有恇怯齟齬之態秦漢以來此俗猶在黨錮興而士始以
清虛爲高視人間事一切糠粃之若不足爲者晉氏遂東風
塵迷目始真無所用力而各獨以其書傳右軍在當時輩流
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緣其人冲懷妙識嘉謀靜操有以相

挾而爲之耳豈惟右軍令他人皆如王敦郗超等輩千載之下望其遺迹將棄唾不暇又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盛之朝而據乎逸爲之會其起鵠舉其止豹隱萬萬不當以丘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蓋優哉游哉聊以寄意偃仰爲適而已而謂可以窺公之杜德機乎於是知公者翕然而同辭以爲余之期公與公之可用於世誠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爲公勉焉